

天堂，据说古时候的名字叫天堂塘。从高山之巅往下俯视，岳西整个城区的确像一口天然的不规则的大池塘。又据说，这口大池塘原先灌满了泱泱大水。后来，东边那座锁口大山，像共工怒撞不周山那样，因造化的磅礴伟力自然分开，水顺势怒吼着倾泄而出，流到潜山，淌进皖河，一直注入长江，只留下一条一百多米宽的弯弯的河流。从此河流两岸聚集起炊烟人家，渐渐繁衍为城镇。那条河，因为处在巡检司衙署前方，因之被命名为衙前河。



储劲松，现居岳西。著有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：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《雪夜闲书》《草木朴素》《黑夜笔记》《书鱼记：漫谈中国志怪小说·野史与其他》等作品多部。

天堂记

储劲松

乡人还说，这口塘有一根涵阴桩，那根涵阴桩就是法云寺里的千佛塔。所谓涵阴桩，生长于农村的人都见过，每一口池塘的底部，都留有一个隐藏的涵洞（涵阴），用来排水灌溉，涵阴桩就是用来堵塞涵洞的站桩。而千佛塔，位于离县城十好几里外的响肠镇，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，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四方形青砖古塔，系国保单位。其四面塔身均设有多个佛龛，每个佛龛里供有三尊栩栩小佛像，中间是如来坐像，左右侍立着他的弟子迦叶和阿难，总共有佛像千尊之多。又有人说，这千佛塔是曹操攻打东吴路经此地时，命令军士一夜之间建造起来的，目的是用来厌胜，也就是用巫术来镇压孙权。曹操和他的军队是否到过本地，正史上找不到确切的记载，但县城北边的温泉镇有东营、西营二村，当地人一直传言，东西二营原是曹操练兵扎营的营寨；县城西边的冶溪镇，有古时冶炼兵器之处，传言也与曹操征伐东吴有关。从地理和历史看，曹操经天堂南征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再后来，有高人路过天堂，说“此地风土清嘉，真乃人间天堂也”。本地人遂改天堂为天堂。当然这也已经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了。

传说有鼻子有眼，又有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证据，是乡人待客饮酒品茶谈闲时的上好资料，我也曾经对远道友人多次说起过。这个小小的城池，因此有了历史感，又有了超现实感。

我在长篇散文《及物的天堂》中，写了这座城的南北西东，却没有写城中心，原因是，城中心几乎只有一个十字街口，就像坐标的原点。整个城池所有历史的以及现实的叙事，都分散于从原点出发的四方。就像那首著名的汉乐府诗《江南》，写了鱼戏莲叶东、鱼戏莲叶西、鱼戏莲叶南、鱼戏莲叶北、鱼戏莲叶间，却不会写鱼戏莲叶中。

天上的天堂高高在上，缥缈于穹隆之中。我们这个天堂却是接地的，及物的。

在古皖国的边缘，一个以天堂为名字，且山川风物一如其名，如同列仙之隙的地方，我与日月星辰同沉

浮，与鸟兽草木同春秋，是很容易以散仙自居的，即使天堂里照样有离合悲欢，有忧患得失，有生老病死，有种种现实的逼迫和不堪。狗恋自家窝，哪怕这窝里连一根稻草也没有，只有几根横七竖八的柴棍子。

在这个僻远、安静、慢节奏的地上的天堂，有一些衣食无虞又无事可做的人。他们早晨起来，抬起一只脚，不知道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，抑或往东走、往西走。我以为这是我所向往的境界。天上的天堂里，那些正仙的生活姿势想必也是如此。

俯仰之间，已成陈迹。我写过关于岳西城东、城西、城北、城南的诸多细节，它们是我留在这个世上有痕的以及无痕的痕迹，也是存在的证词。一个人越活越老，常常会怀疑自己的存在，忘记自己是谁。我在中年时记下这些，与身世之感没有太多的关系，也不是为了证明我是我自己，而是为了寻找我存在于我的证明。我在人间天堂所经历的，之前的一切与一切的后来，都是因果关系，兴许还互为因果。往事如风，事事有情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从头再来一遍。

母亲的子宫，这肉筑的紫微宫殿、温暖的天堂，在甲寅年十月二十九那个冬夜的丑时，像一张弓把我发射到人间，发射到这间的天堂。我在天堂里练习生，练习活，事实上也在练习衰老和死亡。

多彩岳西

去岁除夕，叔爷和堂兄弟们，要去山中祖宗坟头，各敬三杯水酒。

黄泥坡地处大别山脚下，吴头楚尾，与湖北黄冈市毗邻。这荡荡的青埂之地——庾，露天谷仓，依山傍水，山地、丘陵面目特立。坡下田亩丰稠，晴绿可人，可种双季水稻。坡上多为黏密黄泥，当年秀竹当风轻摇，无事少年将相邻两棵竹枝牵缠，可做悠荡摇椅，吟了唐诗最得味。临秋板栗炸裂，树下可拾金黄栗团红红栗果，脆脆香甜。黄泥最合制瓦砖，数十年，多有存了几个闲钱的村人，请窑师就地取泥烧窑，入夜窑龙柴火熊熊，映红半边天，诺多人家的黄砖瓦房因此建起。我家老屋门前左有池塘，鱼游熙乐，不惧人行，并栽有栗树数棵，叶茂果多。门前金桂银桂数棵，秋来穿金戴银，一篇香气大文章。亦有几畦稻田，一入夏稻花香里，蝉鸣盈耳。大门与明堂山遥遥相对，山似笔架。干旱时日，村人步行几十里，去明堂山虔敬祈雨。右首有小竹园一座，老栗两棵，树高五六丈。如今通组路到新家，门前后门左门右，均水泥路盘盘，池塘砌起新坝，竹园桂树栗树早已消失。

沿坡而上，泥土渐腴，松杉入云，黑黝黝一片，青悠悠一片。记得酷暑山中，凉绿树荫，竹椅高卧，清茶融融，溪涨青山拂人面，月赶繁星落满肩。白云数片，飞鸟一声，好山好水好茶好心好味。

祖宗们安居山中，一年一年，一年一年，无论魏晋唐宋元明清，守寂抱真。一行人，多为苍颜老人，要

入山祭拜。拜老天所赐，昨夜下过一场冬雨，地皮微湿，芭茅湿重，免了乡镇干部为防火守住进山路口的辛劳。乡下暂未禁放鞭炮，陆陆续续便有祭祖的鞭炮声在山间回荡。我们这黄姓一支，祖源江夏，元末明初，是和数十万安庆人一样，乃从江西瓦屑坝渡口涉江而下，开枝散叶，瓜瓞绵绵，一个族群约略等于一个地区的民族简史。我曾翻阅族谱，多数人一生简化为寥寥数字，在泛黄的谱册上立。

苍苍芭茅间，山路无痕。远望山下田亩，在冬日尤为荒芜，春夏秋葳蕤丰茂的采摘园清冷异常。清晨的白霜已经化净，似乎有嫩苗点点迸发，新绿如鬣。一路登山，仅穿两层秋衣，亦细汗涔涔，冬风不寒。

中午睡了一觉。午睡于我是绝对大事，睡饱等于吃足，增添神力。在乡村冬天莫大的惬意，莫过于高卧。高卧者，舒适之睡也。睡到自然醒，哪怕日迟迟。

黄昏时分，沿乡间小路兜了一圈。天空气象一新，云彩如胭脂，如宝石，如红泥火炉，落日熔金，片片琉璃色，就是太阳落了，还会有新月皎洁，群星粲然。土膏微润，阳气稍蒸，新春不远。铁凉河从羊角尖一路流下，宛转向东。在记忆里，茂密的木梓、枫杨树影下，她曾层层清粼，明澈浏亮。如今河水浅细，依旧不舍日月。

往年多见亲邻将红灯笼挂起，今年只有几户在架梯子，张贴印制的春

除夕记

黄亚明

联，偶有人家在贴年画、门神、福字。其中一户廊檐上堆满码好的松木柴，松脂金黄，木香阵阵。乡村许多习俗已经减省了，春联旧俗依旧免不得：

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人间福满门
老话新话，都是实在话。福寿人家，传道久远。

老父乃乡里教书先生，平生古拙坏脾气，却修得一笔好字。记得二三十年前，腊月二十七，常有邻人携大红纸，请他留春添喜。一张乌漆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，老父心神怡然，摸一支狼毫在碗里饱满地浸把浓墨，刮刮大笔尖，一气呵成写下五七字乃至十来字春联。我和邻人忙不迭，将对联一排排晾在软软的阳光下，墨香透红，不亦快哉。

花香满院花觉趣，鸟语飘林鸟知春
红梅傲雪千门福，碧野放牛五谷丰

手工春联多有世俗之美，俗世里的热闹浸润美好的人情。门神驱邪，福字当头，年画喜庆，生机勃勃，铺满人生的和乐平安。见过桃花坞年画，杨柳青年画，朱仙镇年画，一派稚拙的天真，那是成人以孩子的目光赐福世界，携带温情。哪怕悲欢交集，也只是旧年，新年里要贴一朵杂色彩饱满的红，红红火火，福泽绵长。

如今印刷体春联走村串户，老父早已不提笔。他已高龄七十六，仍脚力雄健，每日清晨带着土狗乐乐溜达数里。眼略有些花，听力略有些下降，反应稍稍迟钝，其他无碍。老母

七十又一，年年年夜饭仍力主操持。俭省一生，颈椎和膝盖早早受损，平日却不肯闲歇，点瓜种豆，种粮瓮菜，给邻居拔茯苓皮、拔生姜。我和妹妹劝过多次，她说劳碌命，若坐家不动，难免毛病上身。

今年我家春联亦是印刷体。以前多请县内书画家胡飞题写。胡飞性格憨实，不事张扬，其书别具一格，其画满纸古风。尤喜他的清润小册，几枝，几朵，几痕石，山水疏朗，一个古人携杖看山，登山，腰背微佝，当是老派读书人，读得背驼，驼背中藏青绿书箱，炯炯神在。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